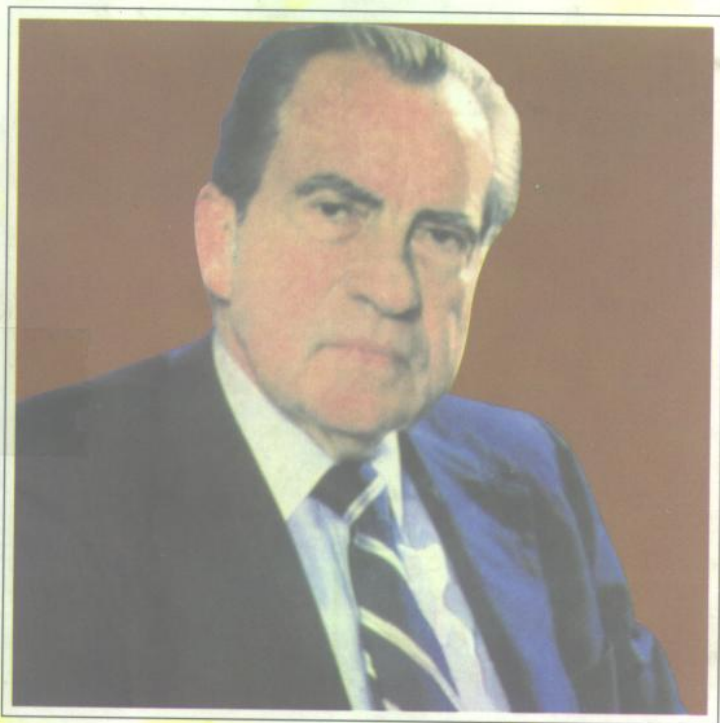


好莱坞巨片《尼克松传》最新荣获1996奥斯卡十项大奖提名

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因丑闻下台的总统  
毛泽东周恩来最钦佩的政治对手  
美国当代最杰出的政治战略家

国内首次推出全面公正展示尼克松传奇政治生涯和情感世界的传记文学

# 尼克松傳



乔治 桑特尔著 成都出版社

# 尼克松传

乔治 桑特尔 著

成都出版社

1996年3月

## 尼克松传

---

作 者:乔 治 桑特尔 著

责任编辑:杨晓明

封面设计:阿 亮

---

出版发行:成都出版社

地 址:中国·成都市一环路西一段百花苑

邮政编码:610072

电话号码:(028)7765071 7783841

经 销:四川省新华书店

印 刷:华西医科大学印刷厂

版 次:1996年3月第1版

印 次:1996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850×1168mm1/32

印 张:13

字 数:320千

印 数:1—30000册

书 号:ISBN7—80575—989—8/K·76

定 价:18.80元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1972年毛泽东主席在他的住所接见尼克松总统



1959年美国在莫斯科举行展览会，副总统尼克松与赫鲁晓夫在展览厅进行“厨房辩论”。

1963年尼克松同  
西德总理阿登纳  
在波恩会晤。



1958年尼克松同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在一起。

1952年，副总统候选人尼克松被指控接受不名誉竞选捐款。在获悉总统候选人艾森豪威尔信任他，并继续支持他时，尼克松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尼克松在访问秘鲁首都利马时，被一群乱扔石头的学生包围，但他没有退缩，要他们用辩论代替石头。



尼克松是一个认真的高尔夫球手，更是意志坚定的挥棒者。



尼克松竞选连任总统，在众多保镖的簇拥下，同选民热烈握手。



尼克松总统与基辛格国务卿在一起。



1973年勃列日涅夫在圣克利门蒂尼克松的家中与尼克松会晤。

1973年勃列日涅夫在圣克利门蒂尼克松的家中与尼克松会晤。





1953年尼赫鲁和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在新德里会见尼克松夫妇。



1953年伊朗国王和尼克松在德黑兰首次会晤。

1969年戴高乐总统同尼克松步入凡尔赛宫。



1954年丘吉尔首相访问华盛顿时，尼克松陪同他由机场驱车前往白宫。



1957年加纳庆祝独立时尼克松同恩克鲁玛交谈。



尼克松访问沙特阿拉伯时会见费萨尔国王。

# 目 录

引	子	总统下台 .....	(1)
第 一 章		加州的穷小子 .....	(4)
第 二 章		一见钟情 .....	(17)
第 三 章		步入政坛 .....	(34)
第 四 章		渡过危机 .....	(59)
第 五 章		竞选天才 .....	(87)
第 六 章		初露峥嵘 .....	(105)
第 七 章		重操律师旧业 .....	(129)
第 八 章		东山再起 .....	(149)
第 九 章		人主白宫 .....	(170)
第 十 章		靠拢中国 .....	(193)
第 十 一 章		神秘的国度 .....	(220)
第 十 二 章		巨人的握手 .....	(247)
第 十 三 章		箭与橄榄枝 .....	(285)
第 十 四 章		谈判与威慑 .....	(304)
第 十 五 章		高处不胜寒 .....	(340)
第 十 六 章		功罪任评说 .....	(370)

# 引子

## 总统下台

1974年8月8日上午9时差2分。

白宫椭圆形办公室。

尼克松脸色阴沉，步伐缓慢地走了进来，坐在办公桌后面的椅子上。同往日相比，尼克松的表情稍微有一些异样，举手投足也显得有些僵硬。熟悉尼克松的助手们感觉到，尼克松的内心正翻卷着汹涌的波涛。

9点正，技师们最后一次调整灯光和检查音响效果。

9点过45秒，对准尼克松办公桌的那架摄影机的红灯亮了起来——尼克松对美国 and 全世界讲话的时刻到了。

尼克松一开头就说：“没有打完仗就离开战场，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不过如果我决定继续战斗下去，由于缺少国会对我的支持，国家大事就会陷于瘫痪。”

接着，就到了尼克松必须说的一句有生以来最难出口的话。他直盯着摄影机说：

“因此，我将辞去总统职位，明天中午生效。”

在演说中，尼克松引用了美国第二十六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描写“斗技场上的武士”中的一段话：

“他的面孔沾满了尘土、汗水和鲜血，他英勇地奋斗，他一次又一次地犯错误和出毛病，因为不犯错误和缺点的事是没有的，可是他真正是在努力做那件事，他知道什么叫做热情奔放，什么叫

做忠心耿耿，他把自己献给了可贵的事业，在最好的情况下，他知道最终取得有重大成就的胜利，在最坏的情况下，如果他失败，至少他也知道他是失败得很英勇的。”

显然，他是以此来暗示他自己。

在讲演的过程中，尼克松一直低头看着一页一页的讲稿，其实他并没有真的在看稿子。讲稿早已牢记在他心中。最后，尼克松说：“在这个职位上服务，就会有一种非常亲切的、与每一个美国人亲如兄弟的感觉。在离开这个职位时，我向上帝祈祷：愿上帝永远降福于你。”

这时，尼克松的双眼已噙满了泪水。

8月9日上午9时许。

华盛顿白宫东厅。

身着海军陆战队白色制服的总统军事顾问杰克·布伦布依旧如往日一般神气，以宏亮的声音宣布道：“女士们，先生们，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到！”

军乐队奏起了“向总统致敬”的乐曲，其中夹杂着观众们的热烈掌声。记者们拼命地挤着，想抢占最佳位置。

尼克松总统走出来了，额上早已沁满了汗水。虽然这是他在摄像机前的老毛病，但今天的汗水更多。

第一夫人帕特身穿白色连衣裙，戴着一对漂亮的珍珠耳环。细心的观众很快就发现，总统夫人没有请理发师做头发，而且脸上还扑了厚厚的一层粉。此时的她，也许感到十分难堪，瘦弱的身躯在灯光下似乎显得不堪负重，紧闭的双唇，使人想到她的心头正经历着一场巨大的斗争。

在尼克松的右边，站着小女儿朱莉和她的丈夫戴维·艾森豪威尔。然后是长女特里西娅及其丈夫爱德华·考克斯。

在空军一号飞机的驾驶舱里，飞行员拉尔夫·艾伯特奇上校

已做好了起飞前的一切准备。

10点17分，尼克松夫妇登上飞机，艾伯特奇注意到总是提着一个黑色提包的准尉没有像以往一样出现在尼克松的身边。那个黑色提包被称为“足球”，只要总统按下核按钮，全世界将爆发一场恐怖的核战争。

艾伯特奇轻拉操纵杆，银灰色与天蓝色相间的总统座机便腾空而起，直刺蓝天。

中午正12时，空军一号正飞越密苏里上空。尼克松明白，这架飞机从此刻起，已不再属于他。

电视屏幕上，闪现出福特正在宣誓就任总统。

尼克松坐在软椅上，把头深深地埋了下去。只听福特以颤抖的声音在向全国电视观众讲话：“同胞们，我们国家的这场漫长的恶梦终于结束了。”

“结束了？”尼克松喃喃地自言自语，他想起圣克门蒂的海滩，想起了加利福尼亚。他就是那儿的穷小子，来到华盛顿，在美国，在世界的政治舞台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如今，他又要回到加利福尼亚的老家。

圣克门蒂越来越近了，尼克松的思绪回到了过去的时光……。

## 第一章

# 加州的穷小子

1913年1月9日。

一场空前的寒潮袭击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加利福尼亚州。朔风卷着鹅毛大雪，从裂开的苍穹往下倾泻着。距洛杉矶大约五十余公里的约巴林达镇，早已是银妆素裹。

天还没有黑，若在往日，这个居住着两百多户人家的小镇，此刻早已充满孩童们的欢声笑语。然而今天，镇上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影，连狗吠声都没有。只有柑桔树枝似乎不堪积雪的重压，发出“吱、吱、吱”的喘息声。

“哇！……”一声婴儿的长哭，打破了小镇的寂静。理查德·尼克松出世了。

在一座非常简陋的房屋里，尼克松的父亲、电车司机弗朗西斯·安东尼·尼克松激动地抱着刚刚出生的他，不停地走来走去，嘴里念叨着：“好儿子，你会成为大人物的！”

他的夫人汉纳脸上充满着笑意，望着父子俩，柔柔地道：“取个什么名呢？”

“他哥哥叫哈罗德，他就叫理查德·尼克松吧！”弗朗西斯虽是小人物，但他却早想好了，自己的儿子统统以早期英国国王的名字来命名，但他决没有想到怀中的二小子日后会成为美国总统。

尼克松的父亲弗朗西斯 1878年12月3日出生在俄亥俄州的



一个农庄里，在他的一生中，人们都叫他弗兰克。

倘若家庭情况稍稍好一点的话，弗兰克也许和其他孩子一样，能够由小学而中学，直至大学毕业，家庭历史或许会因此改写。然而，弗兰克刚刚读完小学六年级，家庭已无财力继续供他读书，他不得不离开学校去工作。弗兰克为此抱憾终身。

弗兰克不是肯轻易向命运低头的人。从学校出来以后，他不断地向命运挑战。他拉过牛车，当过木匠，经营过土豆农场，在科罗拉多剪过羊毛，安装过早期的手摇电话机。但这一切，都没有使弗兰克感到满意。弗兰克这种坚毅的性格也传给了儿子尼克松。

1907年，弗兰克定居于约巴林达镇，并在行驶于洛杉矶和惠蒂尔之间的太平洋有轨电车公司谋到一个电车司机的工作。

1908年，当弗兰克28岁时，他觉得应该结束乏味的单身汉生活了。也许是爱神看穿了弗兰克的心意，在情人节的一次社交集会上，给他送来了一位美丽的姑娘汉纳·米尔豪斯。这位姑娘日后成为尼克松的母亲。

汉纳当时才23岁，正就读于惠蒂尔学院语言学系，主修拉丁语、希腊语和德语。遇到弗兰克时，刚读完大学二年级。

汉纳的家庭背景与弗兰克迥然不同。汉纳于1885年3月7日生于印第安纳州南部的一个爱尔兰教友会教徒的家庭。在汉纳12岁时，迁居到加利福尼亚教友会的新的居住点惠蒂尔。在这儿，汉纳的父亲办了一家苗圃，栽培了一个桔园。

对弗兰克狂热追求汉纳并求婚，汉纳的父母采取了保留态度。汉纳很喜欢弗兰克容易发怒也容易欢笑的脾气，两人很快地坠入爱河。四个月後，他们结婚了。

汉纳的选择在时人的眼中，很难说是对还是错。爱情，在很多时候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一种很神圣的情感。

历史证明，汉纳与弗兰克的选择没有错，这不仅是因为他们